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目錄

李翺一

李翺

翺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元和末累官廬州刺史大和時歷刑户二部侍郎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謚曰文

感知已賦并序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於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

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殁翺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殁於兹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於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

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也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迍邅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眾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玆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於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洵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路歧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難蹈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爲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栢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如何兮慚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己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

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旣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冦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并序

讀薰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悔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眾而訊之進蓋言而不信兮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

兮反剪去乎嘉莖豈不指檝而語之兮佯瞪瞶而不肯聽
歎釋去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
日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內
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拔馨香之茝蘭兮樹蒿蔚以羅列斥
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心兮羌與此
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居嗟所守之既異
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
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悲夫不徇巳而必仇兮諒非
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

蒼蒼兮歲苦寒而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以噓唏

進士策問二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

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户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爲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户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盡悉懷以來告

問吐蕃之爲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來好

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乘我之去兵而欺神虐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爲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且煩饋餫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之耶必將伺我之間攻陷城邑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累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耶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耶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下卽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闢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史憲誠得澤潞邢洺七年田宏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稅租滄景除吏部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爲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爲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懼

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歿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房元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

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爲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

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爲忠烈矣今之爲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爭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爲據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者乃下太常幷牒史館太常定謚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一一皆信與其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之不同也史氏記錄須得本末苟憑往例皆是空言則使史館何所爲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善惡之詞雖故吏門生亦不能虛作而加之矣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

論輕黷天威無任戰越謹奏

論事疏表

臣翺言臣素陋幸得守職史官以記錄是非爲事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雖愚敢懷畏罪之心而不修其職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招懷不廷之臣誅寇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恥爲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

使戰其陷惡逆非其本心赦而不誅因詔田宏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之德而遂無拒戰官兵之心矣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麥甚盛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二也韓宏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

懼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師聖朝寛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反掌而致矣臣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内能爲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

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故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屏邪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絕進獻以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爲者乎以臣伏覩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修復故事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

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爲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羣臣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已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爲宴樂矣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與之時而尚謙讓未爲也臣謹條疏興復太平大畧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星地湧醴泉鳳凰鳴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其懦愚而盡忠焉

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爲正矣小臣莫敢不爲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爲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

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讒之必且以爲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爲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爲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讒之且以爲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爲邪臣所勝漢元帝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

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屏奸佞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爲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巳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惡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艷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

於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爲君稷契爲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爲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

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爲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

估以受之尚猶爲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爲比建中之初爲税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顚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

帛爲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爲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躋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爲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

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塡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冦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爲非是也若選通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鎭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

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召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盡誠者亦不敢有所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爲蓄聚其自爲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絕進獻

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爲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已議者以爲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於四夷其不敢犯邊爲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羊也安識禮義而必其不爲寇哉且去歲犯邊足以明矣臣以爲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名戰士十萬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矣邊上有名戰之聲達於四夷四夷心服不敢爲盜矣四夷不敢爲盜

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讐上之所以禮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范中行而漆身吞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之各不同也閤下既賞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狀矣不識閤下將欲爲能吏哉將欲爲盛德哉若欲爲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閤下如此行之不爲過矣若欲爲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之

說或冀少以裨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穆生者見醴酒不設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虞候是初仕之未適中也閣下既與之爲知己矣名而教之可也不從退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於陸巡官乎翺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交尚淺其所深者誠欲閣下之爲全德也若信其所言卽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名而語之闔府賓寮孰不幸甚如以爲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也何爲而不可哉卽敢

不惟公命翺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率修寺觀錢狀

伏見修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造石門大雲寺佛殿翺性本愚闇道晚竊不諭閣下以為斂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願竭家財以助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措宜與後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寺觀

僧道其將興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興之是苻融梁武皆爲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惑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雖副知己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羇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賙之歟何暇出錢以興有損無益之務眾情不厭但奉閣下之命而爲耳拳拳下情深所未曉伏惟憫其拙淺不惜教誨若閣下所爲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爲也若其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爲後生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率修寺觀錢狀

率修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葵屋以爲火備此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置稅名公議所非爲日固久不厭尚實但苟思壯麗城池開化源孰大於此若閤下尚不改易則弊終無已何特愛於此因循未革自仲尼既歿異學塞途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教迹實有蠹於生靈浸溺人情莫此之

甚爲人上者所宜抑焉閤下去年考制策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爲高等冀感悟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爲貴況使司税額悉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卽下都省衆議則物情獲申衆務皆理倘翺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羣公皆是材彥伏乞令使院詳議惟當是從理屈則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屢有塵黷無任戰慄翺再拜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故度支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勑停官及薨亦無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及此近見當使采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病即合左降翺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婦人陶芳於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故不能杖若吾非怒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愼無他往遂斥陶芳於家而不罪也當時翺爲觀

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卽罪之而不怒大夫雖未足以爲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卽性猜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斷送其妻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仕於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勅奏事將軍張瓘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婦家來就上都爲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旣成婚其妻遂歸滑州自陶芳之外更無妾媵況李尚書將畜媵

女不假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卽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此翺以爲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爲可辭以去之也故曾參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過卽非翺所知也若公議所責祇如劉侍御之傳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爲公議卽不知是議之果爲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

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祇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殁之魂不銜寃於泉下幸甚幸甚翺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選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歡矣兹所陳者但樂明人之屈而正之耳伏冀不以爲黨謹狀

代李尚書進畫馬屏風狀

右臣近得前件馬樣以其圖寫諸家稍殊試爲短屏倘以文采觀其體閑色浮氣逸神駿練影吳浦指山川而不摇花攢上林若雨露之新洗或屈膝千里或長鳴九霄昔以

負圖爲寶今願捍蔽成功形影不殊効用何別謹裁成十二扇隨狀奉進若以時從啟閉猶足靖於塵埃倘將用以馳驅庶可効其筋力輒敢輕冒戰懼伏深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

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元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

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
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
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
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
者惟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
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
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
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

嘉蔬醴齊敬修嘉薦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

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斷僧相打判

夫說法則不曾敷座而坐相打則偏袒右肩領來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小杖十五以勵三千大千

斷僧通狀判

七歲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稱貧道有錢放債量決十下牒出東界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目錄

李翺二

李翺 二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灼然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爲勝茍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兼以爲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爲累耳茍以爲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辯故身雖

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爲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爲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爲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毀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龎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眞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悽悽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

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飧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巳若狂若顛朝雖饑不敢求飧曠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閉眼而不覼視遷榮如鞭笞宫劌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兄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

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此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洿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

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愼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顚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夫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爲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自勵非欲刺乎富貴之人當爲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
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
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士不遇
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
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
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顚頓
於董生何苦而爲士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
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况年猶
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

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晝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哉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

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屢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

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之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

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貧作者之才其道旣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爲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爲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

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子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某再拜

答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

賢不肖分矣此闡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
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
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
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
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
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
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
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

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

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子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

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䏁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

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葺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葺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某頓首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竊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

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恐聦畧㓗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擀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

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閤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閤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閤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恠在閤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閤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

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閤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冦賊之爲事耶自秦漢以來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

功在已惟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卽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於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詞處士石洪原註明經出身十五年前曾任冀州糾前宣歙來石軍判官試太常寺

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郎獨孤朗右三人先以論薦一人繼此咨陳如韋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鄭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若一此人先為一二閹人之所排詆闈宰相惑於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才能豈患不達適足以厚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遯而道光材長而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朗人物材能不後韓休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

薄於名者耶凡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門除書采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敘賢者自處而不求茍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怪哉翺以爲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敘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之所能支任重道遠非徇饞狠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翺之說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於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遥想其人若與神交太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事覩厥人哉幸甚幸甚翺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棲遑往來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兹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爲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爲之薦

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舉舉之能舉之恥不能成之若翱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爲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翱載拜

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

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子既没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冀一詳焉翱再拜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

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闢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沈之時乎茍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沈之時則必乘波隨（一無此二字）流望風而高下焉若如此雖足下

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之人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閒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富與貴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爾不修道而求爲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學焉而

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

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爽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晃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

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絶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爾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

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

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閡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

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茍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

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旣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翺自十五已後卽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未嘗不

以及物爲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爲仁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爲讐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之道也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爲學者以鈔集爲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爲典學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爲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施之爲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幹辦者爲良吏適時者爲通賢仁義教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

以故爲官不敢苟求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爲心以戢豪吏爲務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爲利於私者無不誚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未及其一二爲恨耳自到有改易條上者亦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窮盡亦十去其九矣惟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翺不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翺再拜